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聚落人文的典范

渚

口

倪国华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聚落人文的典范

渚口

倪国华 著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落人文的典范——渚口 / 倪国华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9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ISBN 7-81093-318-3

I. 聚... II. 倪... III. 乡村—文化史—祁门县 IV. K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355 号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朱文根
副 主 任 汪大白 何 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勇虎 方光华 朱文根
朱万曙 汪良发 汪大白
汪昭义 何 峰 余治淮
吴兆民 胡时滨 洪少锋
倪国华 董 建 舒育玲

执行主编 何 峰

总 策 划 朱移山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敛力同化而回归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

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中原士族们在清风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园。痛苦反省无疑是他们思考的主调：为什么会失去列祖列宗的乐土？如何才能恢复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士族们大多出身权贵、养尊处优、满腹经纶，由钟鸣鼎食坠至狼奔豕突，背井离乡，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们很快适应了现实，找到了对策：一是聚族而居，构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务，必须让血缘宗亲合族而居，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风水宝地构建村落，既解决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凶险，同时能福荫子孙。于是，胡姓建村于龙川、西递，汪姓择址于宏村，吴姓卜居于昌溪，罗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户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他们所选择的皆为灵山秀水环抱，既适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传统。再大的苦难也动摇不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士族们对孔孟儒学的尊崇，必须让等级有序的宗法伦理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惟孝惟忠聪听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穡艰难”，“处世无欺，爱人以德，守分安贫，即是敬宗尊祖；持躬无助，任事惟成，明伦重道，便为孝子贤孙”。尊祖叙谱，敬宗建祠、修墓，睦

族互助赈济。这样，在每个村有高大威严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谱；有周全的祭祀礼仪；还有严苛详尽的族规等来约束子孙，凝聚人心。三是强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励。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发展是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儿孙不仅要出人头地，还要为家族挣得荣耀，获得皇朝的恩荣；而要达此目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读书志在圣贤”，“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时刻牢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宗族则“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时可见“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的村落，并且“文风鼎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那平和的炊烟、虔诚的香火和那琅琅的书声伴随着霏霏云雾在碧蓝的徽州上空一齐飘荡、升腾。

正是秉承着曾经历巨大人生落差、饱受痛楚的先人们生命深层激发出的坚韧顽强的变革自身的进取精神，再经过数百年相对宁静环境下不断地濡染、积淀、强化而升华，徽州儿孙们的辉煌犹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灿烂开放——

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举成功至明清两代以至民国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这些都占全国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谓“名臣辈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适三位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名人灿若繁星。三是经商成功者众。从徽州大山中走出，顺着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的无数徽州子孙，在盐、

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中明清时期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

一个个的硕儒、高官、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乡父老的视野，但他们的根还在故乡，还扎在曾经哺育他们的村落中，家乡的水口、白墙黛瓦、街巷、古树、祠堂、天井、鸟语蝉鸣、儿时的伙伴，更有全体宗族的期盼的脸容仍历历在目。于是，他们把获得的恩宠和荣耀献给家乡，把金银财富捐输给家乡，把自己对同宗后辈的嘱托希冀题赠给家乡。这样，就给那些显得陈旧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顿然注入了无限生机：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坊、“进士”坊、“中书”坊、“贞节坊”和“恩荣”牌楼等高高竖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体系、石家村的宏伟“棋盘”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彻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气势恢宏的“一府六县”，敬爱堂、溥公祠、知本堂、东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扩建、装饰得美轮美奂；桂枝书院、紫阳书院、竹山书院等气象万千；非园、果园、西园、东园、桃李园等游人如织，引得名人雅士似莺飞蝶舞般徜徉唱和；还有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语重心长的题额、楹联、格言，更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后学者在“问渠书屋”、“凤游山书屋”等潜心求索，能“抬头见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腾……

于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为她的子孙在现实中飞黄腾达，犹如画龙点睛般活灵活现；在漫长的期待中，祖辈们以他们的“尊崇天理”、“积善积德”、“惟勤惟俭”，精心地铸造着村落的灵魂，如今子孙们不负厚望，不仅没让村魂丢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让村魂添具了时代的风采而更加鲜活跃动！

说村落是徽州社会的缩影，说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说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馆，等等，丝毫不为过；最本质的，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台。

俱往矣。过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称为“古村落”了，导演们都已作古，一幕幕鲜活的剧目变为“遗产”，一座座平台的原貌已经和正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很是高兴，《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了10本图文并茂的书稿，能够让我们进入沉睡的村落，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并且令人惊喜的是，探索者绝大多数也都沐浴着徽州文化成长，他们在情感上与徽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同时眼光又是现代的。现代思维令他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而较厚的素养又使得每本书的叙述深入浅出，活泼生动。

10本书，选择10个村落，10个村落选择徽州文化的10个侧面：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着力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突出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突出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着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突出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书是较充分的，但我认为还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侧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们能继续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貌。

是为序。

汪良发

2005年9月于黄山学院

回 望 故 乡

我也是徽州人。

祁门县渚口村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每年也都要回到故乡，看望父母、祭祀先人。我自觉我熟悉那里的每一条小巷。然而，两年前，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约我参与这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撰写时，我发现我对自己的故乡并不那么熟悉，于是，我开始了对故乡的重新认识。

—

趁着春节长假，我去拜谒了始迁祖康民公墓。

时间已过去了一千年，而我与这位唐代始迁祖此刻却靠得这样近，这就是徽州的天空。我在祖塋上发现并抄录了康墓的长篇墓志铭，墓志铭为歙县大学士牌坊主许国撰。至少在100年以内，墓志铭资料属首次被开发使用，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其一，倪氏由中原南迁徽州的落脚地为歙县篁墩。其二，国不振，则宗族衰，宗族旺，则墓也整。康民公死于唐末，元代朝纲不振，宗族萎靡，康墓荒弃；至明代，宗族兴起，斯墓重修。其三，明代时倪氏与歙县许氏关系密切。

有学者认为，歙县篁墩是徽州宗族的圣地。许多宗族落脚徽州的第一站都是篁墩，倪氏家族也不例外。篁墩何以成为中原世家大族南迁徽州的首选、成为徽州的耶鲁撒冷？至今还是个谜。我在阅读康民公墓志铭及其相关资料时发现，篁墩原写作黄墩，大而泛之的甚至写成黄山。相传黄巢起义时，遇到黄字打头的村子会得到起义军相应的保护。中原世家大族南迁徽州多为避战乱，首选黄墩，以避黄巢起义军的锋芒，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

渚口别称锦城，据说村里过去是有一幅《锦城图》的，年代久远，现已散失。

在故乡冬日的暖阳里，我邀请了村里几位白发长者，叫他们一起回忆他们记忆中原来的渚口，并让一位聪明的后生用图的形式把它初步记录下来，再请行家绘制成图。这是一个相当规范的村落形制：水口、码头、桥梁、古渡……有众多的逝去，记忆得到了恢复。回望故乡，我敢说，渚口的村庄选址和村落形制是一流的。

祁门地处万山丛中、徽州边缘。受山多地窄等地理因素的制约，祁门的村庄一般都比较小，像渚口这样上百户、一两千人共同居住的自然村很少，或许就是独一无二的。渚口三面环水，背后靠山，村前还有大片开阔、平坦的土地可供耕作。“渚”有“岛”的意思，“渚”字是这个聚落的传神写照，环绕村庄，充沛、清澈、赋有美感的水资源，是其他聚落难以企及的指标。

村庄坐北朝南，布局得道，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譬如：在河的上游建饶洲坝，引河水入水碓，为农作物加工提供动力；水碓出水，筑有溪槽，溪槽又以树木固基；古木森森，成为水口风景，既为村舍抵挡北风，又为溪槽撑起阴凉。即使是盛夏，村妇在溪槽浣洗也不感到炎热。又如，祠堂布局村中；商店散落巷弄；寺庙多建于水口；书屋、经学与村庄若即若离。自然、有机，天人合一。虽然现在许多老房子倒了、拆了，新房的屋檐滴水不如从前那样规范了，但村庄的基本形态还在，石板路还在。

三

一部族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秘史。祖谱不遗弃它的任何一个子孙，但一般都记录简单，只有生卒年月，配何人，生儿子，葬何处，而对其家

族中有作为者则浓墨重彩记述详备。我在翻阅《祁门倪氏族谱》时，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某个家族有一个入仕或者经商成功，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呈现出一个继往开来的发展态势。倪本高、倪人穆等人，不甘贫穷，远起淮泗，业盐成功，为其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明万历年间，倪思辉的仕进，引领了整个倪氏家族的奋进。

“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倪氏族谱中这段格言，被当下许多研究徽商的学者屡屡引用，它道出了徽商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也是渚口人生存发展的真实写照。与徽州其他聚落一样，渚口人的发展无非也是两大宗：或业贾，或业儒。虽然他们并非个个都是巨商大儒，但或贾或儒，均能自强不息。

渚口人经商呈现出两个走向。一是在明万历前后，业起两淮，因为那时两淮的徽州商帮已成气候；一是得闽江水利，南下江西，贩木或业瓷以及与瓷业相关的营生。财富回流，铸就渚口明清两代的辉煌，这与古代徽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同步。

渚口人爱读书，成功者不乏其人。明代，倪思辉的母亲，在经历了丈夫和长子经商均告失败后，毅然决然地让次子思辉专攻儒业。她认为“儒不利不失为儒，贾不利不成其为贾”，致使思辉业儒入仕，累官至南京户尚书。清有倪望重，“饿死不如读死”。渚口贞一堂前那十几对石鼓，正是渚口人读书业儒功成名就的象征。渚口人读书还极具普遍性。贞一堂每年正月初六，都要举行隆重的会文考试，奖励优秀，润物细无声。渚口五个倪氏祠堂中，仅贞一堂一个支派就有那么多人进京就读国子监，充太学生、贡生或国学生，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徽州教育，包括村学、私塾的刮目相看。村人言，天灾人祸只是民族的皮肉之痛，而缺少教育，人才匮乏、才是民族的筋骨之伤。重视教育，且受教育面较普遍，是渚口人安身立命、处世不俗的重要基础。

四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

徽州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而渚口倪、吴、胡三姓却能共同居住和睦相处自古至今。三姓中倪姓占绝大多数，而吴、胡两姓的人口质量并不低下。胡士著，清康熙进士，官至翰林院詹事府詹事，为渚口第一才子。他以京官与江南诸地方官建立良好关系，拓展了渚口的人文空间。吴书升父子三人均为乾隆贡生，书升独穷经史，曾开祁门一邑文风；其子吴云岫，游历南北，诗情澎湃，为渚口第一诗家。倪、吴、胡三姓都为渚口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或许是先人惠我，手边竟搜罗有《锦城纪略》附《锦城诗存》（抄本）、《祁诗合选》两本三部诗集，虽然较多的以先人的诗入著，看起来有些吃力，但细读进去，你就会发觉有十分的优雅。咏黄山白岳、吟故乡山水，叔侄唱和、同僚步韵，生活即是诗，抑或诗意的生活，先人的渚口充满着文气。看来，田园生活不仅仅只是田园，恬静的心情和诗意，更加不可或缺。一个歌诗充盈的村子，理应是和谐有序的。

乐善好施成为美德。相传倪思辉曾在渚口建房 37 幢，明宅虽已无存，佳话传扬至今。明时乡宿吴元德建渚口文溪、梓溪、樵溪三石桥，至今泽被子孙。富商倪尚荣，捐巨资建贞一堂，祠未成而身先卒，其二妾金氏、王氏，继续捐资，建后进天池，族人感其德，破例准其二妾入祠配飨。

徽州多祠堂，而女祠，一般只知道歙县棠樾的“清懿祠”，殊不知渚口还有一个女祠——“庶母祠”。庶母，是宗法制度下子女对父亲亲切的称呼。在程朱理学盛行、宗法等级制度森严的徽州，为女性建祠堂尚属罕见，为祭祀父辈的小妾而专门建造祠堂，则仅此一例。因此，与歙县棠樾女祠“清懿祠”相比，渚口的“庶母祠”在叛逆封建和对女性的尊崇方面，意义更为深刻。

五

过去的渚口已成历史，今天的渚口已不是过去的渚口。

渚口至今有两处古建筑令渚口人骄傲。一处是贞一堂，一处是“一府六县”。贞一堂历经风雨，三落三起。它折射出许多的人和事，也承载了许多光荣与梦想。它是渚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渚口的村魂。因它的最后一次修建在民国，所以有人称它为徽州民国第一大祠堂。“一府六县”是一座进士第，因它建有一个大（府）厅、六个小（县）厅，又因宅主倪望重曾担任过六任知县，享有府官资格，同时，又暗合了徽州一府六县的行政建制，故“一府六县”成为徽州一种独特的建筑式样。或许是“一府六县”的先人过于优秀，后人大都离开旧巢外出高就，致使偌大一个建筑空漏无人，霉烂不堪。

保存一处有使用价值的建筑不算难，保存一种文化就比较难了——在文化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直接需求时。徽州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精美建筑和雕刻，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条是徽州民间资本雄厚而且活跃。文化的创建与保存最终依赖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文化成为人们的普遍认同之后，徽州遗存及其文化才会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回望故乡，我觉悟到一种责任。

倪国华

2005年8月于屯溪

宇尖岭 (鸡子坡)



目 录

- 1 / 一、倪氏为新安望族
- 15 / 二、锦城纪略
- 48 / 三、风雨贞一堂
- 65 / 四、“一府六县”之谜
- 77 / 五、或贾或儒 自强不息
- 94 / 六、歌诗盈乡





渚口一角

一、倪氏为新安望族

“世之称望族者，印累绶若济济然，仕籍递登也；经明行修，彬彬然，人才竞兴也；瓜绵椒衍，绳绳然，生齿实繁也……”

——（清）《祁门倪氏族谱》

徽州倪氏，世居祁门县西乡渚口一带。

清光绪二年，祁门县渚口、伊坑、滩下、花城里四村九祠的倪氏子孙又一次重修族谱，裔孙倪望重“走书京师”，请他的恩师李鸿藻为新修的谱牒作序。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时为礼部尚书，与翁同和、李鸿章等同为军机大臣。《清史稿》有传。

李鸿藻《祁门倪氏族谱序》曰：“余观倪氏，……科名之显耀，文学